冢书

给爸爸的一封信

你是沉思的勤奋的好学的老爸 你是温柔的耐心的顾家的老爸 你是大树一样可靠的 你是大海一样神秘的 你是山川一样坚定的 黑夜里的光是你创作的灯 车轮下的印是你前行的路 手背上的纹是你付出的爱 因为你厚实的臂膀 我拥有美好的童年 因为你包容的笑容 我拥有宽阔的胸怀 因为你温暖的怀抱 我拥有仁慈和善良 因为你就是力量

给妈妈的一封信

你是善良的美丽的温柔的妈妈 你是富足的坚定的伟大的妈妈 你是健康的平和的浪漫的妈妈 因为你我有了最好的一切 因为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因为你拥有了爱和喜乐 鸟儿在枝头与你一起歌唱 白云在蓝天与你一起做梦 鱼儿在水中与你一起舞动 还有风追随着你的脚步 还有花陪伴着你雀跃 还有我在你的未来里共同幸福 你的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 你的未来就是你希冀的模样 你的身边就是神所庇护的地方 你的心灵就是爱生长的地方 就是光照耀的地方 就是最明亮最柔软的地方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研究生

刘俊哲

由于近几年冬天温度持续上升, 让我逐渐淡忘

了冬天的本色,低估了它的实力。

人冬前,就有传闻今年冬天会比以往更冷。但 等了许久终究还是让人失望。就在众人"期盼中", 那久违的寒总算搭上了2020年的末班车来到了北 方。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仍倔强地穿着 以往的衣服去上班, 丝毫没有添衣的准备。在骑车 的瞬间, 阵阵寒风向我袭来。当线手套早已经顶不 住寒风的侵入, 当薄棉裤面对气势汹汹寒气早已缴 械投降的时候, 悔意顿时爬上心头。打着喷嚏, 喝 着热水,这大概就是为倔强付出的代价吧。

这场久违的寒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的营口,用 "天寒地冻"形容当时的景象一点都不感觉夸张。那 时身上虽裹着厚重的棉衣棉裤, 脚上穿着雪地棉把 自己全副武装只留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但仍旧觉得 非常冷。不知什么时候,营口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 样的冷了, 当我觉得随着长大早已不惧风寒的时 候,今年的寒潮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

久违的寒,带来了冬天原本的样子。冬天有冬 天的寒冷,夏日有夏日的酷暑,春天有春天的温 暖,秋天有秋天的清爽,也正是每个季节的不同构 成了北方分明的四季。有的人喜欢全年温暖如春的 南方, 我更喜欢全年四季分明的北方。

山樱树旁我等你

李佳咛

你答应过我会回来,但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丹砂漆盘盛井水,冷浸半坼山樱 花。"这句诗是我的最爱,在他人看 来,这是一句无意义的写景诗,而在 我心里,它却有独特的意义。

我家原来住的小区中有一株山 樱,很矮,就一米高,花开得很小, 结的野生樱桃也很酸,但它是我小时 候快乐的源泉, 舅爷时常陪我在树旁 玩耍

我的舅爷是个知识分子, 在那个 时代并不多见, 舅爷比我姥姥大了八 一直把姥姥护在自己高大的身躯 下。后来妈妈出生了, 舅爷又视妈妈 为己出,陪伴她长大,看着她结婚, 又生下了我。舅爷把我看作亲孙女-

般,好的东西都留给我。

这株山樱树是我出生那年的三月 舅爷种在我家楼下的小花坛里, 舅爷 说过他和这株山樱会陪我长大。

在我的记忆中, 总有一个四季都 穿棕色衣服的身影裹携着风雨进入我 家门, 手里拎着洗得发白的黑色布 袋,里面装满带给我的玩具和零食。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将他们掏出来,放 到地上,然后笑着抱住飞奔过来的

舅爷喜欢教我念诗,他念一句, 我跟一句,树下回荡着读诗的声音。 "丹砂漆盘盛井水,冷浸半坼山樱 花。"是我在三年级时学会的。四年 级时,我就会背了《出师表》,六年 级时,我就能背《琵琶行》了。我在 舅爷的带领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 适逢其 会,猝不及防。我上初一那年的春 天,花落在树旁长椅上,我和舅爷坐 在那, 舅爷说: "上了初中, 要好好学 习,等你考了全校第一,就给我打电 话,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树下等我,不 管多忙,我都会来。""好!"我应着。

故事的结尾就是这样, 阴阳两 隔,天各一方。我经过不懈的努力, 考了全校第一名,高兴地给舅爷打了 电话, 舅爷欢欣的声音在耳畔回荡。 第二天,下了大雨,天灰蒙蒙的,我

打着伞,站在树旁等着舅爷,然而他 并没来,这时妈妈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伫立在那里,泪 早已止不住地下, 手中折下的只剩两 朵花的花枝上有一朵花被雨打落了。

雨太大了, 舅爷出门遇到了意 外,本就患了癌症的舅爷心脏突然就 停止了那有力的跳动。

又是一年春天, 我站在树旁, 看 落红无情,妈妈告诉我,舅爷去世时 面带微笑,应该是对我很满意吧。泪 又落下来了,我微笑着。舅爷,我明 知你不会回来,但我仍会在山樱树旁 等着你, 等你回来……

营口市第七中学九年六班

-题记

唢呐一响,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一题记

或许是血脉相连的原因,人在事关亲属时总 有一些敏锐的直觉。我看着新闻上淌泪唤着老战 友的老兵,悄悄将头低下。

那天, 我正对天祈祷, 希望能够从物理课的 公式推理中脱身,而正当我拿出演草纸时,体育 老师使我脱离了苦海。

"你家里有点事,已经请过假了,你表哥现 在在校门口接你回家。"

有什么事会在我上课时把我叫回家? 平常小 事总不至于

我奔向校门,在见到表哥后去叫正在高二就 读的另一个表哥。然而又有什么事会把我们两个 都叫回去呢?

跑错两层楼后,我找到了表哥,经过商议, 我们决定先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电话那边传来了声音。我仔细辨认着,其中 没有哭声。这莫名使我松了口气。我寻思着,究

竟发生了什么? 经历一番波折, 我们总算上了车。车上, 两 个表哥最先打破了寂静。我听着他们的言语, 压

抑着自己猜疑的内心。似乎大家都知道点什么。 "我本来想着运动会这几天去医院照顾姥爷 我爸我妈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你妈他们都安排好了,不用操心。

"我姥娘他们也是吗?"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那我爷爷呢? "你还带着头花干啥,去了。"

我瞬间取下了头上的发箍。两个表哥的心情 都不是很好,我摩挲着手掌,开始往不好的地方

窗外的树木疾速驶过,高楼大厦逐渐被广阔 的田野取代。这不是回小区的路——或者说,这 是回老家的路。我从车前镜里观察着正驾驶着车 辆的表哥的神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从镜中, 我发现发箍不知何时又回到了头上。触电似的, 我立刻摘下了它。

未至家门,一阵极具分辨性的乐声便匆匆入 耳。我不知道何等人家会在双节同庆之时奏响唢 呐, 更不知唢呐报来的, 是欢喜还是悲哀。

汽车缓缓驶入熟悉的小巷,迎接我的是一座

我只在多年前丧葬时见过的灵棚。表哥在下车后 转向我们, 我后撤一步, 却没来得及躲过那句 话。"宁宁,你得知道,你爷爷老了。"

我仰了仰头,走近了唢呐。我瞥见爷爷遗像 的一角,尚未看清,先被带进了旧院中的老房

我看到了最近身体不大好的奶奶, 她正蜷缩 在床上。日久未见,在此处相逢,我们最终未能 按捺住泪水。

"你可没爷了啊。"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

她哭得像个孩子, 我抱着她, 稳着情绪, 用 双手拭去她颊上的泪水,就像几年前她在深夜里 抱着我, 捂暖我的脚丫。她最终止住了眼泪, 在 被子中稍作歇息。

我看到院子里的麻布服飘来飘去,熟悉的亲 人们大多从各处归来,他们或在灵前守候着,或 满怀悲哀踏入老房间,同奶奶叙旧,抚平她的创

我清楚地看到他遗照上的容颜。那时他虽 老,但却莫名精神,如返璞归真,两只眼睛是清 澈的刹那。

会骑三轮车载我的人早在几天前离去, 留给 我的只有掺杂着哀悼的阵阵唢呐。

父母说他给我存了送行钱,要用来送我去大 一百块钱,看似少,却承载了他最后的期 望。我有什么资格去辜负他呢?我最后看了他一 眼,虽在棺中,但他没有任何变化。

最后一顿与他同食的午饭,连汤菜也显得苦 涩。我在时辰将至时送他走完最后一程,而我知 道那不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我们在服二时褪去悲哀, 用欢喜结束这场丧 葬。男人们,妇女们,孩子们,围在坟前,抛着 饺子, 掀起泥土。之前的一切仿佛是假象, 想必 他在离去前也能放心了。其实他也早已盼望着回 家,这次落叶归根,便再也不用与田野分开了。 或许这也是大喜吧。

恍惚间,我又回到那个唢呐震天的刹那。轻 叹一声, 我快步走向前方。我心知, 那是大喜, 亦是大悲啊。

襄城一高七班

学生诗词九首

冬日上学

寒风携大雪, 飞鸟亦难行。 天设千重碍, 求知步未停。

陈贺新(营口市实验小学)

北海 金风北海吹, 栈道沐晨晖。

浪正开心语,激流助我飞。

王祎晨(营口市回民小学)

夏游赤山

六月山中何以凉, 玻璃栈道直心肠。 偶观寺庙多蛛网, 缚住光阴梦一场。 白娅霓 (营口市实验小学)

弱身能抗雪, 胜于庸俗花。 清姿颇耀眼, 筋骨塑成她。

刘炳圻(营口市青年小学)

那拉提草原

酷暑因何竞转凉, 无心嗅到马蹄香。 连绵绿草谁情意,几朵白云梦未央。 桑誉铷(营口市青年小学)

一条白线向东来, 战马触山霸气开。 心化波涛翩入梦,大潮刹那洗胸怀。 刘展与(营口市青年小学)

落叶

起舞忘情飞,缘来像蝶追 红尘多倩影,借梦暂回归

曹贺(大石桥实验小学)

新冠疫情

疫情卷土趁寒冬,举国降魔信念同。 即便天灾何所惧,炎黄擘画建奇功。 高诗嫚(营口市第十七中学)

雪中咏梅

寒香附带雪纷纷,惊艳天心梦欲曛。 饶是初衷犹未改,铁般筋骨长三分。

王祥宇(营口市雁楠中学) (信心教育辅导老师: 晓辉)

